

今年是刘海粟逝世三十周年。介绍这位艺术大师在画坛的叛逆精神的有许多纪录片,但据我所知,电影故事片只有一部,即《叛逆大师刘海粟的故事》。此片由珠江电影厂出品,但拍摄人员全是上影的。导演是姚寿康、张欣,我是副导演。从筹备到召集演员、化妆造型,乃至拍摄制作全过程,我都参加,影片的拍摄点滴,值得一说。

当时,刘海粟住在香港。编剧之一张欣与他夫人夏伊乔较熟悉,知道海老非常喜欢吃无锡水蜜桃,就去买了不少最好的水蜜桃,托他夫人送海老。海老大快朵颐后问:“啥人送格啊?”“喏,就是常来格小张哇。”“啥格事体呀?”“无啥啊,伊拉要拍侬格电影,想叫侬写几个字。”“喔唷,小事体!”海老墨宝,当时价格已不菲。静安寺区域有栋楼房,他题楼名,每字一万元。这会儿,他却毫不犹豫挥毫,还送了几张照片供化妆参考,并让剧组去他原来住的复兴中路楼房拍摄。那里有海老历年书画作品,由他侄子刘卓如看管。今天看来,楼房内每张纸片和书信均是珍

《刘海粟》拍摄点滴

梁廷铎

家都住在大帐篷里,为了省钱。山上天气变化很大,许多人感冒,我发高烧到39℃。想到刘海粟耄耋之年还十上黄山,我们也深受感动,决心拍好电影。他上山是要画青松和云海,但要拍云海的镜头,得等。等了五天,终于等到。所有的人都忘了病痛,扛着器材登山。啊,无边无际的云,如波翻涌,浪花飞溅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。我登过黄山多次,今日眼前的奇景却是初见,终生难忘。

上黄山第一天雇了民工挑摄影器材,但是后面几天,每天都得自己扛器材爬山。这种苦,是心甘情愿的。之后,到山腰拍夜戏,大雨瓢泼。没有雨,借发电机制造人工雨。滂沱大雨喷泻而下,所有在

喜欢听章回小说的朋友一定对“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”这句话耳熟能

详,这是我们常说的“卖关子”——给人留个悬念,悬念最后还是要解开的。然而生活中,只有“开篇”却没有“下回分解”的事并不鲜见。

笔者去朋友家做客,恰逢燃气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检查。检查涵盖支管、表前阀、煤气表、用气管、灶前阀、灶具连接、煤气灶、热水器等项目,发现须整改的问题还不少,如进气管暗管需整改、煤气表放橱内需整改等。开具了安全检查告知单后工作人员离开,我对朋友说:“燃气安全非小事,你要认真对待。”朋友却不一定说:“反正改不改他们也管不了,无所谓的。”

这只是最近碰到的一个例子,其实这种现象在许多领域都存在,给潜在的安全隐患埋下了“伏笔”。希望相关部门能多些“回头看”;同时,也希望居民们都能积极配合,把提醒当回事,把安全放在心上,不要把安全变成“悬念”,而是要“分解”得明明白白。共同努力,建设一个安全的环境。



“下回分解”

胡海明



喜欢听章回小说的朋友一定对“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”这句话耳熟能

详,这是我们常说的“卖关子”——给人留个悬念,悬念最后还是要解开的。然而生活中,只有“开篇”却没有“下回分解”的事并不鲜见。

笔者去朋友家做客,恰逢燃气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检查。检查涵盖支管、表前阀、煤气表、用气管、灶前阀、灶具连接、煤气灶、热水器等项目,发现须整改的问题还不少,如进气管暗管需整改、煤气表放橱内需整改等。开具了安全检查告知单后工作人员离开,我对朋友说:“燃气安全非小事,你要认真对待。”朋友却不一定说:“反正改不改他们也管不了,无所谓的。”

这只是最近碰到的一个例子,其实这种现象在许多领域都存在,给潜在的安全隐患埋下了“伏笔”。希望相关部门能多些“回头看”;同时,也希望居民们都能积极配合,把提醒当回事,把安全放在心上,不要把安全变成“悬念”,而是要“分解”得明明白白。共同努力,建设一个安全的环境。



一群不会写诗的人聚在一起,为夏天写了一首诗。我们相信,诗歌是活在大地田野,山川河流上的。吟唱的快乐不是少数人的专利,它属于每一个人。

故事缘起于我和青浦一个美丽的小村——和睦村的缘分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阿勒泰,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到达那样的远方。对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来说,自驾当天往返的乡村“微度假”就成了更为日常的选择。

一条徐泾河,悠悠荡荡,穿过这个不大的村庄。春天在一片片油菜花田中奔跑;秋天呼吸金黄色麦田的味道,用一本旧书去换一杯咖啡。而夏天,整个村子都被浓郁的绿包围,还有贴着水面铺开裙裾的睡莲。

周末的水街市集永远热闹非凡,售卖新鲜的草莓、蔬菜、鲜花,和手工钩织的挎包。我买了一只,那凹凸有致的粗

柄手感让我想起小时候流行的那种粗棒针绒线衫。鲜花有个听上去很美好但是又有点伤感的名字,“一年蓬”——这个名字本身,就是一首短小的诗,三个字就点出了复杂的情绪和生命的易逝。

总之,一切发生得顺理成章,在和睦村的饮光山房,我开

始组织阅读和写作疗愈工作坊。

这间像极了《梦华录》里东京风貌的茶肆,有着漂亮的三层小院,五六只肥美的小猫,一年四季的不同风光。我曾经带了许多海外回来的朋友到这里小聚,感受东方美学式的生活,围炉,煮茶,看书,聊天,抄经,吃果子。因为有着相近的想法和趣味,我和主人S也成了朋友。

在6月的一个下午,我们遇到了一群真诚可爱的学员,工作

坊结束后,大家仍然热烈交谈着,不愿意散去。

他们来自五湖四海,身份各异,有设计师,企业家,自由译员,老师和学生。但这个下午,我们都属于旷野,属于诗歌。我们从李娟讲起,谈到了植物和矿石,谈到了文字中的真实与假象,谈到了书写如何疗愈人心。

有一位在美国北卡莱罗纳州教中文的老师M,带着她刚刚考入大学的小孩一起来了工作坊。

M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,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,“我的中文已经说不太好”。而她成绩优异的小孩已经完全不会读写中文了。

于是我们的共创和分享就

变成了中英混杂的国际范儿,时不时冒出一些需要停下来翻译

先让自己成为对的人

汪 艳

间才意识到对方身上的好,才开始学着去欣赏对方。

上面最后说的那一个“有的”,就是我自己。

和老公这么多年相处,我才意识到他给了我一个无比宽松的环境:当初我想从单位退下来自己干,他鼓励;我想学心理学,他支持;我教育孩子,他不言不语保持中立;我把他给我的礼物转赠他人,他没意见;我无论怎样处理亲友间的礼尚往来,他都说好;家里装修,他让我随自己意尽情发挥,留下搞不定的事情丢给他;我喊着不想烧饭出去吃,他积极找餐馆……

世上有天生就能与我们“对”的人,我们也很少将他人的“不对”改成能与我们自己“对得上”。当我们期待别人的改变来迎合我们的需要时,就给了自己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期待、一个注定让自己失望的结局。

前几天和朋友们聊天,大家都在述说自己以及身边朋友在婚姻中的经历。有的是婚前没有任何期许,迫于父母压力匆匆结合,但婚后慢慢发现对方给自己的小惊喜,渐渐地开始有幸福感;有的是婚前一方对另一方充满了崇拜和仰慕,但是越过越发现真实的对方让自己渐渐失望,从仰慕、仰视到命令、呵斥、俯视,从充满期许到没有期待地凑合过;也有的婚后双方忍着各种不适彼此磨合、从期待对方改变到改造婚姻中的自己,最终找到合宜的相处方式;也有的花了很多年的时

间才意识到对方身上的好,才开始学着去欣赏对方。

上面最后说的那一个“有的”,就是我自己。

和老公这么多年相处,我才意识到他给了我一个无比宽松的环境:当初我想从单位退下来自己干,他鼓励;我想学心理学,他支持;我教育孩子,他不言不语保持中立;我把他给我的礼物转赠他人,他没意见;我无论怎样处理亲友间的礼尚往来,他都说好;家里装修,他让我随自己意尽情发挥,留下搞不定的事情丢给他;我喊着不想烧饭出去吃,他积极找餐馆……

世上有天生就能与我们“对”的人,我们也很少将他人的“不对”改成能与我们自己“对得上”。当我们期待别人的改变来迎合我们的需要时,就给了自己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期待、一个注定让自己失望的结局。

世上有天生就能与我们“对”的人,我们也很少将他人的“不对”改成能与我们自己“对得上”。当我们期待别人的改变来迎合我们的需要时,就给了自己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期待、一个注定让自己失望的结局。